

李永平《吉陵春秋》的閱讀方式

——以臺灣為中心^{*}

豐田 周子^{**}

2010年，日本・人文書院發行現代馬華文學的翻譯集。日本讀者可以通過這些作品來了解現代馬華文學的趨向、多樣性，以及馬、日兩國歷史上的關係。被列於本系列第一冊的作品就是本文提到的《吉陵春秋》。

本文首先確認《吉陵春秋》各篇文本的發表經過。其次，分析關於《吉陵春秋》在臺灣的閱讀方法。這系列作品發表當時，主要受到了現代主義文學派的高度評價。另一方面，從90年代左右逐漸興起的從故事內面深入分析，並與作品誕生的時代相結合的閱讀觀點出現後，李永平的作品也備受重視。最後，本文也指出這系列作品在報刊上和單行本中的文字內容有明顯的差異。由此即可窺見，作者為了讓故事世界遠離現實世界，為了構築完整的小說世界，進行了改訂的理由。

關鍵字： 在臺灣的閱讀方式、時代背景、文本比較

* 本文曾以〈李永平『吉陵春秋』の読まれ方：台湾を中心に〉為題發表於，《野草》89（大阪：中國文藝研究會，2012），頁69-80。

** 名城大學外國語學部副教授

一、前言

在日本，到現在為止，馬華文學是通過戰前的文學作品文集《マレーシア抗日文学選》¹(《馬來西亞抗日文學選》)、《ニョニヤとババ》²(《娘惹與峇峇》)以及《シンガポール華文小説選(1945-65)(上)》³(《新加坡華文小説選(1945-65)(上)》)等的翻譯來介紹的。另外，如黃錦樹〈友人アブドゥラ〉⁴(〈我的朋友鴨都拉〉)和〈魚の骨〉⁵(〈魚骸〉)、李天葆〈写真の中の人〉⁶(〈莫忘影中人〉)等現代馬華文學作品也有翻譯。然而，臺灣文學中近年來有影響力的一系列馬華文學還沒有被系統性地翻譯。因此，這次在日本發行的題為《〈台灣熱帶文学〉体系》(全四卷)(《「台灣熱帶文學」系列》)的馬華文學翻譯集可以說是劃時代之作。被列於本系列第一冊的作品就是本文提到的《吉陵春秋》⁷。日本讀者可以通過這些作品來了解跨領域展開的現代馬華文學的趨向與其中的多樣性，以及馬來西亞與日本在歷史上的關係。

李永平的長篇小說《吉陵春秋》以某鎮裡發生的強暴事件為起因，描寫了這命途多舛的小鎮難以逃脫因果報應的故事。本作品在 70 年代後期的臺灣文學界受到了高度評價，並在美國出版了英文翻譯版本。⁸

¹ 原不二夫編譯，日本：井村文化事業社，1983 年。

² 方北方著、奧津令子譯，日本：井村文化事業社，1989 年。

³ 福永平和、陳俊勳譯，日本：井村文化事業社，1994 年。

⁴ 山本由紀子譯，《藍 BLUE》21 號收錄，日本：藍雜誌社，2004 年。

⁵ 羽田朝子譯，《殖民地文化研究》第 7 號，日本：不二出版，2008 年。

⁶ 舛谷銳譯，《アジア短編ベストセレクション・天国の風》，日本：新潮社，2011 年。

⁷ 李永平著、池上貞子、及川茜譯，《吉陵鎮ものがたり》，日本：人文書院，2010 年。

⁸ *the Jiling Chronicles*，Li Yung-p'ing；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Howard Goldblatt and Sylvia Li-chun Li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2003.

二、李永平簡歷與《吉陵春秋》創作經過

《吉陵春秋》的作者李永平是 1947 年出生於東馬來西亞砂拉越的客家人。60 年代的馬來西亞對當地馬來人施行了優遇政策，以此阻礙華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有些人因此選擇去海外留學。李先生也在這種情況下，在 1967 年以「華僑留學生」的身分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並開始其文學活動，成為在臺的馬華作家的第一世代之一。他自臺灣大學畢業後，擔任了《中外文學》雜誌（1972 年～）的編輯，然後去了美國，一邊在紐約州立大學攻讀比較文學碩士學位，一邊創作《吉陵春秋》的第一篇〈萬福巷裡〉。後來，在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拿到比較文學的博士學位後，回臺任職於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在該大學，他從 78 年到 85 年之間，一邊教書，一邊在引領戰後臺灣文學的《聯合報》副刊上刊載了 21 篇的《吉陵春秋》。之後，由四卷十二篇的故事構成的《吉陵春秋》的單行本也受到了高度的評價。以後，在東吳大學和東華大學，一面教書，一面發表作品。從退休之後到現在也在繼續創作活動。⁹在馬來西亞、臺灣以及美國等地的生活經歷，與在王文興、白先勇和王禎和等著名作家輩出的、所謂現代主義文學聖地的臺灣大學外文系攻讀西洋文學的求學歷程，以及編輯繼承學院派的傳統、提倡中國文學的正統性的《中外文學》的工作經驗，乃至於作者身為比較文學的研究者，而作品的發表時間恰恰是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臺灣，其發表舞臺又是當時現代主義派的場域的《聯合報》副刊等等的豐富經歷，使我們不難想像它們對其文學世界的影響。¹⁰

⁹ 有關創作〈萬福巷裡〉的部分，參見李永平〈文學因緣〉，收入氏著，《迴盪：李永平自選集 1968—2002》（台北：麥田，2003）。

¹⁰ 關於李永平的「浪子」（漂泊）性，有的研究者指出它與他的「原鄉」構築的關係。譬如，黃英哲，〈マレーシア華人の文化郷愁と原郷の追求——《吉陵鎮ものがたり》解説〉（前掲書《吉陵鎮ものがたり》，日本：人文書院，2010 年）。

三、關於《吉陵春秋》各篇文本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一看《吉陵春秋》各篇文本的發表經過。這系列在《聯合報》副刊上的刊載順序以及收錄單行本的每章順序如下表所列（以下簡稱「副刊版」以及「單行本版」。）：

發表時間	「副刊版」 篇題	「單行本版」 篇題	發表時間	「副刊版」 篇題	「單行本版」 篇題
1978.5.21-22	歸來	蛇鱗	1982.8.5-6	十一他娘	十一這個娘
1978.7.27-28	萬福巷裡	同左	1983.8.29-30	荒城之夜	同左
1978.11.4-5	日頭雨	同左	1984.3.18-19	好一片春雨	同左
1979.7.20	白痴記	赤天謠	1984.8.14	大水	同左
1980.4.13-14	散花	人情風情	1984.11.1	思念	同左
1980.10.19-20	燈	同左	1985.2.26-27	滿天花雨	同左

如上述，《吉陵春秋》是在歷時八年的長期連載後完成的大作。此系列的第一篇〈歸來〉，在「單行本版」中被排為第七篇並改名為〈蛇鱗〉。還有，〈荒城之夜〉與〈好一片春雨〉兩篇在「單行本版」中的排列順序相反。而且，「單行本版」的〈蛇鱗〉是登場人物克三給他朋友靳老五講述故鄉（辣椒莊）的故事。不過，「副刊版」的〈歸來〉是由「我」（是誰不詳）來講述故鄉（胡椒莊）的故事。其中，還言及孫四房和「我」的哥哥、「吉陵鎮」的村民和「我」爸爸的關係，以及劉老實和長笙的話題。

李先生在於修訂版（第二版）的自序裡說：「當初寫作這部作品時，自以為在文字上所努力的，是對臺灣文化界目前流行的那一類惡性美國化的中文，以及東洋風，表示一種反動和糾正的態度。矯枉過正的結果，不免造成破

壞……作者一片衷心，為的還是中國文字的純潔和尊嚴。……」¹¹由此可知，這篇作品在《聯合報》副刊上刊載時，李先生試圖盡力創作中國風的文體。實際上，「副刊版」和「單行本版」這兩者之間有一些差異，具體內容詳見後述。

四、寫《吉陵春秋》的時代與其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地位

（一）寫《吉陵春秋》的時代——從 1970 年後半至 80 年代初的臺灣文學界

接著，對這篇作品的創作年代，即 70 年代到 80 年代之間的臺灣文學的情況進行概述。臺灣現代詩代表詩人余光中在 1986 年的書評裡說：「80 年代的臺灣小說裡，《吉陵春秋》是特別的存在。」眾所周知，臺灣文學界在 1973 年發生了現代詩論戰，對游離於現實、徒有形式的現代主義詩展開了批判。在此脈絡下，77 年鄉土派作家開始提倡「現實回歸」與「歸根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文學，高唱文學應該參與臺灣社會的變革，而對現代主義文學加以批判。一方面，現代主義派反駁道，鄉土文學是偏狹的地域主義、始終只描寫社會陰暗面的共產主義文學。對此，鄉土文學一方則指出鄉土文學是描寫臺灣現實的文學，應該是民族主義文學。由此，展開了一連串的文學論爭（〈第三次鄉土文學論爭〉）¹²。對於戰後臺灣文學的形成過程，赤松女士通過對考察報刊雜誌等的媒體分析指出，副刊在展開鄉土文學論爭的當時是現實主義派的一座牙城，但根據在論爭當中就任主編的痲弦的編輯方針，他在 77 年曾試圖修復對立兩派的關係，在版面上平等處理雙方的文藝作品。¹³按照這些見解可知，《吉陵春秋》這一系列開始刊載的 78 年之後的副刊已經進入超越派系關係的「小

¹¹ 詳見李永平，《吉陵春秋》（臺灣：洪範書店，1987）。

¹² 參見松永正義，〈解說：台灣文學の歴史と個性〉（《彩鳳の夢》台灣現代小説選 I，日本：研文出版社，1984 年）。

¹³ 赤松美和子，〈戒嚴令期の台湾における「文学場」構築への一考察〉（《日本中国学会報》，2007 年），241 頁。

說創作的「新探索」¹⁴階段。¹⁵

(二)《吉陵春秋》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地位

《吉陵春秋》雖然在發表後獲得高度評價，但是在以 60 年代之後的臺灣為主體的文學史上幾乎沒有記載。進入 90 年代以後，只記載李永平是第三次鄉土文學論爭時不屬於特定文學團體的作家¹⁶，《臺灣作家全集》¹⁷也沒有收錄他的作品。根據上述幾點可推測，雖然馬華文學擁有優秀的作者，但在長期以臺灣為主體的文學史中，被排斥在圈外。¹⁸

不過，這些情況在 90 年代後第二代馬華作家出現後逐漸得到了改變。乍看他（她）們的文學體系，可看出從馬來西亞渡海來臺的留學生，從 70 年代後期開始在臺灣文學界展開令人矚目的創作活動。其先鞭是商晚筠（1952-1995）〈木板屋的印度人〉在 77 年《幼獅文藝》的小說比賽上獲獎。之後才陸續出現獲得《聯合報》或《中國時報》等大型報刊所主辦之文學獎的馬華作家。李永平則在 79 年以〈日頭雨〉得到「第四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獎）」的第一名，歷經《吉陵春秋》系列在副刊上的長期刊載後，其於 86 年 4 月出版單行本，並獲得「第九屆中國時報文學獎（推薦小說獎）」，他的成功與其他馬華作家可謂系出同源。¹⁹有著上述輝煌的經歷，《吉陵春秋》廣為大眾所

¹⁴ 《吉陵春秋》在《聯合報》副刊上刊載時使用的解說詞。

¹⁵ 在於鄉土派的論述裡，現代主義作家及其作品常常會成為批判的對象。葉石濤「一九七九年度小說賞評判」（論者未見，可參見劉紹銘〈山在虛無縹緲間：初讀李永平的小說（下）〉，《聯合報》，1984 年 1 月 12 日）。

¹⁶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〇年》，臺灣：春暉出版，1997 年。

¹⁷ 前衛出版社出版，1991 年～2002 年，全 52 卷。以從 1920 年代至 90 年代的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的短篇小說為中心，每卷收錄一作家的作品來編輯的文學全集。這系列是日治世代（張恆豪編輯，全 10 卷），戰後第一世代（彭瑞金編輯，全 11 卷），戰後第二世代（林瑞明、陳萬益，全 15 卷），戰後第三世代（施淑、高天生編輯，全 14 卷），《短篇小說卷 別冊》（臺灣作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以及《周金波集》（中島利郎、周振英編輯）來構成的。

¹⁸ 另一方面，以現代主義派為中心編輯的文學大系之中，譬如，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編《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聯合報社，1981 年），以及痲弦主編《小說潮：聯合報第四屆小說賞作品集》（聯合報出版，1994 年）上，就收錄了《吉陵春秋》的各篇。

¹⁹ 參見黃錦樹，〈無國籍華文文學：在臺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臺灣文學史上的非臺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2005 年 1 月 8-9 日，於臺灣交通大學）收錄的〈比較文學史表〉（9-11 頁）。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主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 II》（萬卷樓，2004 年）收錄的附錄：〈馬華作家歷年「在臺」得賞一覽表（1967-2003）〉，以此證明馬華作家在臺灣文學上的成功。

知，現在已被視為臺灣現代文學經典之一。從馬華文學作家的文學史敘述的立場來說，《吉陵春秋》應該算是他／她們同胞的壯舉，是占據臺灣文學史上不可動搖的位置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五、《吉陵春秋》閱讀方法——以臺灣為中心

那麼，以下試看關於《吉陵春秋》在臺灣的閱讀方法。根據《臺灣文學資料庫》（國立東華大學數位文化中心所藏的 WEB 資料庫）及《臺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目錄》（臺灣文學館編，2010 年）可知，關於李永平的研究資料的總數實際已經超過一百篇。其中，涉及《吉陵春秋》的文章大致有以下所列①～⑧的 8 篇論述²⁰；

*同時代評論（只臺灣刊載的部分）

- ① 朱炎〈我讀〈日頭雨〉〉（《聯合報》，1979 年 9 月 18 日）
- ② 劉紹銘〈山在虛無縹緲間：初讀李永平的小說（上）（下）〉（《聯合報》，1984 年 1 月 11-12 日）
- ③ 余光中〈觀音蓮：讀李永平的小說〉（《聯合報》，1986 年 3 月 6 日）

*論文

- ④ 龍應台〈一個中國小鎮的塑像〉（《當代》第 2 期，聯經出版事業，1986 年 6 月）
- ⑤ 曹淑娟〈墮落的桃花源：論「吉陵春秋」的倫理秩序與神話意涵〉（《文訊》第 29 期，文訊雜誌社，1987 年）
- ⑥ 王德威〈原鄉神話的追逐者——沈從文、宋澤萊、莫言、李永平〉（《中

其中，李先生可說是比得上如黃錦樹和張貴興這般得獎數量多的作家。

²⁰ 在日本發表的評論是以下三篇：(a) 丁怡萌，〈李永平《吉陵春秋》的時空構架及其敘事功能〉（《愛知論叢 87》，2009 年），(b) 前掲、黃英哲（2010 年），(c) 藤井省三，〈“南洋性”と“中国性”とが混淆する架空の町の物語《吉陵鎮ものがたり》〉（《東方》第 362 號，2011 年 4 月）。(a) 是對於作品的藝術技巧，按照先行研究更細緻分析的評論，(b) 是將以往的議論總括地論述的評論，(c) 是向日本讀者介紹的，也是日本人研究者首次寫的有關李永平的評論文章。

國現代文學新貌》，學生書局，1990年）

⑦ 黃美儀《李永平小說的時空美學》（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⑧ 詹閔旭《跨界地方認同政治：李永平小說（1968—1998）與臺灣鄉土文學脈絡》（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以下將逐一說明各評論的特徵觀點。為了把握這些評論的傾向，在此設定了A「小說背景」、B「技巧」、C「構造」、D「內容」以及E「其它」等五個範疇。（例如①是表示上述評論①的特徵觀點。）

首先，關於A「小說背景」：①「吉陵鎮」很可能是作者參照舊時的大陸南方、本省某處和南洋某些華僑聚居地中的一些類似的小鎮而虛構的。③就其對軍閥、鐵道和耶穌教的描寫，可以推測小說的舞臺應該是民國初年或者是二十年代，而且文中沒描寫馬來西亞人和椰子樹，人物之間的對話也跟臺灣沒有關聯，所以可以推測該篇故事來源於中國大陸等等。不過，那些評論者的言下之意是說小說舞臺背景的設定並非最重要的。筆者也認為讓讀者想像作品舞臺的書寫策略才是重要的。

關於B「技巧」：整體來看，每個評論者都對用字之巧妙給予了高度評價。①作者對文字的感覺似乎非常敏銳。譬如，在一個短短的故事中，他用了「瞅」、「望」、「端詳」、「睃」、「顧」、「見」、「瞪」、「瞧」等的字眼來表現「看」這個動作，再將之配上一些十分傳神的修飾辭，就使人物的神態極為細膩而真切。③這篇小說沒有用冷僻的文言，雖是新文藝腔，卻採用了不少舊小說的詞匯。若對評論③進行補充，比如「那光景」、「水來水紅」（以上〈好一片春雨〉）以及「天天蓮葉」等的由四字構成的詞句，或者「九月裡水藍的一片天，一塘水。」（以上〈思念〉）等用名詞來結束文章的方法等等。到處都可看到舊白話文的特徵。④〈萬福巷裡〉的敘述者似乎是熟悉吉陵歷史典故的鎮上人。但是，其敘述是受到限制的客觀性敘事觀點，僅從一個側面來描寫核心部分。因此，讀者必須細心追索每一個觀點，把許多片段結合起來，然後才能得到整體印象。李永平的筆往往就像攝影機，用乾淨俐落的鏡頭轉換省卻許多筆墨。說書風格的群體對話雖然讓人感覺有些不自然，但這些群體對話有「合唱」（chorus）的效果，可以讓讀者從中一點一滴聽出真相。

關於 C「構造」：③《吉陵春秋》使用的敘述手法是反彈與折射，因此每一篇新的故事都有對前面幾篇的補充或修正，或者跳接到更前面的一篇。而在同一篇裡，今昔的交替也相當頻仍，在時間上不斷反彈，頗能產生張力與立體感。⑤「六月十九日」是觀音大士的成道日，也是長笙受辱自決的日子。這個日子，在吉陵人心中，成為一個絕對時間。小說裡常常出現對長笙的那個事件的描寫。故事的進行以劉老實、長笙以及孫四房為中心，放射狀地展開參與強暴事件的四個流氓的故事。各篇時間不是直線進行，而是以分「卷」方式來進行的。由此可知，作者極為重視《吉陵春秋》的情節。評論⑤指出，這篇小說的敘事是以紀傳體的方式展開。還有，⑦表示將敘述內容以編年方式整理，又把它當成一個坐標圖，讓讀者理解這篇小說交錯的時間和空間。

關於 D「內容」：在這個範疇中可以看到更豐富的見解。①吉陵鎮的墮落，乃至那些時日的凶殘暴戾之氣，是由性淫亂引起的。萬福巷之名，自然是個反諷，它其實是萬禍之源。②像長笙那樣幾乎無語的清純美女經常出現在李先生作品裡。③可看到舊小說中所呈現的底層文化，及其中所展現的頗為原始的人性。作者是以抒情表現的方式來描寫性與暴力和人性中含有的獸性。④〈日頭〉、〈棺材〉和〈女性乳房〉含有象徵性意義。⑤早期文化每有原始母神的信仰，「萬福巷」亦有它傾向大地母神的觀音信仰。如為人敦厚的劉老實變成殺人犯、參與長笙強暴事件的保林變成一個好人，以長笙事件為界，理性和非理性的立場形成了逆轉。但是作者賦予了保林和其家人不幸的結局。乍看之下，這篇小說是喪失理性的劉老實的報仇故事，但其實是表現了使人類倫理秩序崩潰的非理性的得勝。⑥這篇小說追求的是只有在作家的心裡才存在的「原鄉」。作家的實驗性描寫產生了獨特奇異的原鄉。⑧死亡的人變成鬼在人間活下去、以脫皮來獲得再生的蛇等小說內容，可能來源於中國的傳統風俗和因果應報說，也可能基於作者小時候的原初體驗。

關於 E「其它」：有的文章涉及了文本產生的時代。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興盛之時，讀者、論者都忙於尋找鄉土文學色彩濃厚的故事中所夾帶的「真理」，作家文字如何，倒成了次要的考慮。李永平的小說藝術可以幫助「鄉土為體，現代為用」的新類型小說日趨成熟，開拓了臺灣小說的敘事空間。⑧李先生的這部作品在後 70 年代鄉土文學論爭的脈絡之下出現，是贊同鄉土文學派主張的反對西洋化的態度，且他也描寫鄉土，是回應當時臺灣社會要求的「進化」

過的現實主義文學。如此評論者所言，即使被稱為「獨立獨步」的作者，在與世代脈絡毫無關係的情況下，是無法執筆的。

如上述，我們從各樣的觀點對這篇作品進行了解讀。這作品在 70 年代至 80 年代之間，主要受到了現代主義文學派的高度評價。另一方面，從 90 年代左右逐漸盛行的從故事的內面深入分析，並與作品誕生的時代相結合的閱讀觀點出現後，李永平作品研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開始逐漸確立。

在此應該注意的是，①～③的評論依據是「副刊版」的文本，④～⑧的評論依據則是「單行本版」，二種版本的文本有明顯的差異。

六、關於「副刊版」與「單行本版」的對比

最後，我們談一談在上述第三節所說的「副刊版」和「單行本版」之間的差異問題。通過對「副刊版」和「單行本版」的比較，論者發現在第二篇〈萬福巷裡〉中有大幅度的改訂。

（一）排除現實性描寫

首先，以其特徵為例來看一下。對此請參考如下的（1）「副刊版」和（2）「單行本版」的舉例說明。

（1）「後來倭軍皇軍（I）駐進縣倉，靠田雞弄的一排棧房作了維持會（II）的辦公處，弄裏人便常常看見帶血的污水流出牆外水溝裡，招來一羣又一羣的青頭蒼蠅。日本人（III）走後好幾年，整個弄子到處還是一片嗡嗡的聲音。」（《聯合報》副刊，1978年7月27日）

（2）「後來有個軍閥（I）的小跟班駐進了縣倉，靠田雞弄那一排棧房，做了偵緝隊部（II）。弄裡人的人家，常常看見黑帶血的污水流出牆外臭溝裡，招來一羣又一羣的青頭蒼蠅。軍閥（III）走了，好幾年，一條弄子到處嚶嚶嗡嗡，」（《吉陵春秋》，4頁）

如引文中的底線部分（底線為論者所加，以下皆同）所顯示的，「倭軍皇軍」改為「有個軍閥」、「維持會」改為「偵緝隊部」、「日本人」改為「軍閥」。從這些部分我們可以推想這篇故事最初在「副刊版」刊載之時，〈萬福巷裡〉被設定為與「日本軍」有關的地方。究其原因，是否與馬來西亞華人對（太平洋戰爭時期的南進政策以來的）日軍的歷史記憶²¹，或者與將抗日描寫視為一個應該承繼的主題的 70 年代臺灣文學界的思潮有關呢？關於這個問題，有在參考李先生的作品與其它同時代作家作品的基礎上，進行嚴密探討的必要。還有，在「副刊版」上言及小鎮建娼館的時間時，有關於朝鮮戰爭的記述：「正趕著美國人在朝鮮打仗，胡椒行情……」，但是在「單行本版」中，這樣的記述被刪除了。

（二）敘事的第三人稱化

關於敘事，「副刊版」中：「見過的人都說她長得好，可是，那個時候，我並不知道，那樣清純的美會變成一種詛咒。」（《聯合報》，1978 年 7 月 27 日）此以第一人稱「我」開始敘述，但在「單行本版」中：「見過的人都說她長得好，可是，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那樣清純的美會變成一種詛咒。」（《吉陵春秋》，3 頁）變成了第三人稱的敘事。同樣，關於〈萬福巷裡〉最後一部分的描寫，「副刊版」為：「報紙輾轉從大埠送到吉陵鎮時，我們知道劉老實，發瘋了。」（同前，《聯合報》）不過，在「單行本版」中被縮減成「劉老實，發瘋了」（《吉陵春秋》，38 頁）。可以看出，在這裡文本的敘事變成了第三人稱。

22

（三）敘事內容的抽象化

還有，關於出獄後的孫四房在小鎮裡看到的不吉利的影子，「副刊版」上明指那個人是劉老實，然而，在「單行本版」中變成了「樹下坐著一個人」或

²¹ 軍隊、妓館和軍妓是在李先生的後續作品〈望鄉〉（2002 年）上，作為馬來西亞的慰安所而出現，從這裡可以推測它們是作者創作上重要的主體。附帶一提，電影《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 望郷》（導演：熊井啓，東宝，1974 年）是以《望鄉》為中文譯名在華語文化圈上映，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區獲得廣大迴響。（《別再提起：馬華當代小說選 [1997—2003]》，麥田出版，2004 年），66 頁。

²² 但是論者要提醒的是，這些第三人稱敘事不是全知全能的視點，而是龍應台女士所指出（上述評論④）的有限制的敘事。

者「那人」，改成了模糊表現。

（四）會話主體的變化

再者，對於故事中的會話，「副刊版」上大部分都是一個人的講述，但「單行本版」上，把它改成多人街談巷議式的對話。

（五）故事內部時間的絕對化

另一方面，關於以強暴事件為起點的故事內部時間，「副刊版」上的「到了第四天」，到了「單行本版」成了「到了第四天，六月二十二」（《吉陵春秋》，35 頁）。時間被絕對化，很值得一談。

（六）增加的描寫——受性壓榨的女性

對和女人性交的文字表達，「副刊版」上用「我日了你」、「我來找你！」「日娘的！」等詞句來表現，但那些描寫大部分在「單行本版」上都換成了劉老實在削棺材時使用的「刨」字。用銳利的刀子「削」之意的這個動詞表現了被壓抑的性行為，凸顯了對女人施加的性暴力。²³就這些被虐待的女人的描寫來看，被扔到神輿前面而被踩的春紅的表情在「單行本版」上增加了「一把鼻涕，一把淚！想不開」（《吉陵春秋》，34 頁）的描述，而在被孫四房四個手下凌辱時，作家對她的表情的描寫則添寫了「咬一咬牙，不知怎的忽然心裡一般，撲簌簌的流下兩行淚水」（《吉陵春秋》，27 頁），用視覺性的描述文字刻畫出活在花柳世界裡女人的苦衷。

以上，按照（一）～（六）的變化，《吉陵春秋》在「副刊」上發表以後，為了讓故事世界遠離現實世界，進行了改訂[（一）～（四）]。還有，為了構築完整的小說世界，增加了時間表現[（五）]，並試圖使用更訴諸於讀者視覺的文字。可見這個故事是經過精心的探討和改訂。

關於「單行本版」改訂的理由，李先生說，「經過這一次的修訂，個人希

²³ 黃英哲先生認為，《吉陵春秋》企圖使用與中華民國初期的白話很近的文體而選擇含有多重意思的文字，而舉「刨」（削棺材／性交）的例子。參見黃英哲，〈マレーシア華人の文化郷愁と原郷の追求——《吉陵鎮ものがたり》解説〉。

望，《吉陵春秋》的風格意境更能夠保持中國白話特有的簡潔、亮麗，以及那種活潑明快的節奏和氣韻、令人低迴無限的風情」²⁴。從上述的改訂跡象可以明顯感受到作者的熱情。由此完成的《吉陵春秋》把臺灣作為發行市場，但是卻未必是回應當時臺灣文學界要求——必須直接描寫臺灣的現實或鄉土——的作品，而是以精鍊的舊白話風的文體，寫普遍的人性問題，以中國傳統的小鎮為舞臺來描寫含有豐富寓意的壞世界的作品。無論是從技巧來看，還是從內容來看，它都是 80 年代臺灣文學的異質性存在。促使李先生開拓其它臺灣作家無法追隨的創作境地的原因，可能是來源於他自身試圖追求喪失了的中國性的「南洋浪子」²⁵的立場。

那麼，究竟是否應該把李先生的《吉陵春秋》看作臺灣文學呢？近年來，超越作品時代和地域的「新興華文文學」²⁶這一新概念被提出來，且論者認為唯有《吉陵春秋》才是超越時代的「新興華文文學」。若是如此，對龍應台女士評為「礦脈」的這篇作品，應該探討的問題堆積如山。作為作品論，將在以後的研究再行探討。

²⁴ 李永平，《吉陵春秋》，臺灣：洪範書店。

²⁵ 李永平自述為「浪子」（漂泊者）。參照李永平，〈文學因緣〉，收入氏著，《迢迢：李永平自選集 1968—2002》。

²⁶ 也可說是「無國籍華語文學」。它可用來指稱來源於馬來西亞的華語文學，其在馬來西亞本土很難展開的時刻，可藉由臺灣等的地域作為華語文學圈的一股勢力來繼續下去的文學形態。其時存在於各地的新興華語文學，不是根據規模的大小判斷優劣，而是重視它們的互相關聯、流動與越境。一方面，「新興華文文學」的特徵在於離散、流動及越境，不能逃出那宿命。參見張錦忠，〈重寫馬華文學史，或，離散與流動：從馬華文學到新興華文文學〉（《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04 年）。

引用書目

一、報刊

《聯合報》，1978年5月—1985年2月。

二、專書

《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台北：聯合報社，1981。

原不二夫編譯，《マレーシア抗日文学選》。日本：井村文化事業社，1983。

李永平，《吉陵春秋》。臺灣：洪範書店，1987。

方北方著、奧津令子譯，《ニヨニヤとババ》。日本：井村文化事業社，1989。

臺灣作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臺灣作家全集》全52卷。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2002。

福永平和、陳俊勳譯，《シンガポール華文小説選（1945—65）（上）》。日本：井村文化事業社，1994。

《小説潮：聯合報第四屆小説賞作品集》。臺北：聯合報出版聯合報出版，1994。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〇年》。臺灣：春暉出版，1997。

李永平，《迢迢：李永平自選集 1968—2002》。臺北：麥田，2003。

Li Yung-p'ing; Howard Goldblatt and Sylvia Li-chun Lin, trs. *The Jiling Chronicles*.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主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II》。臺北：萬卷樓，2004。

張錦忠編，《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04。

張錦忠、黃錦樹主編，《別再提起：馬華當代小説選（1997—2003）》。臺北：麥田出版，2004。

黃美儀，《李永平小説的時空美學》，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去國・文化・華文祭：2005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桃園：文化研究學會，2005。

詹閔旭，《跨界地方認同政治：李永平小説（1968—1998）與臺灣鄉土文學脈絡》，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李永平著、池上貞子、及川茜譯，《吉陵鎮ものがたり》。日本：人文書院，2010。

三、期刊論文

赤松美和子，〈戒嚴令期の台湾における「文学場」構築への一考察〉，《日本中国学会報》，2007。

丁怡萌，〈李永平《吉陵春秋》的時空構架及其敘事功能〉，《愛知論叢 87》，2009。

藤井省三，〈“南洋性”と“中国性”とが混淆する架空の町の物語《吉陵鎮ものがたり》〉，《東方》第 362 號，2011 年 4 月。

四、其他

朱炎，〈我讀〈日頭雨〉〉，《聯合報》，1979 年 9 月 18 日。

劉紹銘，〈山在虛無縹緲間：初讀李永平的小說（上）（下）〉，《聯合報》，1984 年 1 月 11-12 日。

松永正義，〈解説：台湾文学の歴史と個性〉，《彩鳳の夢》台湾現代小説選 I。日本：研文出版社，1984。

余光中，〈觀音蓮：讀李永平的小說〉，《聯合報》，1986 年 3 月 6 日。

龍應台，〈一個中國小鎮的塑像〉，《當代》第 2 期，聯經出版事業，1986 年 6 月。

曹淑娟，〈墮落的桃花源：論「吉陵春秋」的倫理秩序與神話意涵〉，《文訊》第 29 期，文訊雜誌社，1987。

王德威，〈原鄉神話的追逐者——沈從文、宋澤萊、莫言、李永平〉，收入陳炳良編，《中國現代文學新貌》，臺北：學生書局，1990。

黃錦樹著、山本由紀子譯，〈友人アブドゥラ〉，《藍 BLUE》21 號收錄。日本：藍雜誌社，2004。

黃錦樹，〈無國籍華文文學：在臺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臺灣文學史上的非臺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去國·文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2005 年 1 月 8-9 日。新竹：臺灣交通大學。黃錦樹著、羽田朝子譯，〈魚の骨〉《殖民地文化研究》第 7 號。日本：不二出版，2008。

李天葆著、舂谷銳譯，〈写真の中の人〉，《アジア短編ベストセレクション・天国の風》。日本：新潮社，2011。

Reading *Chronicles of Jiling* : How Li Yongping's Novel is Interpreted in Taiwan

Noriko Toyoda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Studies,

Meijo University

In 2010, Jimbun Shoin, a distinguished publishing house in Japan, published a collection of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This collection offers Japanese readers a glimpse of the trends and diversity presented in modern Sino-Malaysian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aysia and Japan. The first translation in the collection, *Chronicles of Jiling* 吉陵春秋, a novel written by Li Yongping, i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The paper begins with a study of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for individual chapters of the novel. It goes on to analyze the ways in which the novel is interpreted in Taiwan. Before the novel was published in book form, it was serialized as a literary supplement in local newspapers. The serialized version was highly praised by literary Modernists. As a new reading method gradually emerged in the 1990s, calling for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and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the work as a cultural product, Li's novel again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readers in Taiwan. Finally, by comparing the novel with its serialized vers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Through these discrepancies, we see how Li revises his novel to construct an ideal fictional world in order to distance his fictional world far away from reality.

Keywords: The new reading method of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aiwa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comparative textual analysis